

A5
17-1
5-1

73574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

第一分册



人民出版社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73574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文艺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來談各類，皆欲其出全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

本書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葆華等譯）。這次排印大16開本，對所收篇目作了個別調整，各篇文章都按寫作或發表年代順序排列，除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四封書信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根據原文譯出的以外，其餘各篇均換用有關“全集”的中譯文。書中的注釋，標明“譯者注”的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加的，“編者注”是有关“全集”俄文版的編者加的，注釋末尾沒有署名的是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譯本所有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張 $9\frac{1}{2}$ • 字數 81,000

196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634 定價（二冊共）（五）1.30元

目 录

恩格斯:論歌德(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論歌德”一书的 批判)	1
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摘自“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	32
馬克思給斐·拉薩尔的信(論革命悲剧)(1859年4月 19日)	35
恩格斯給斐·拉薩尔的信(論革命悲剧)(1859年5月 18日)	42
恩格斯給敏·考茨基的信(論文学的傾向性) (1885年11月26日)	51
恩格斯給瑪·哈克奈斯的信(論现实主义)(1888年 4月初)	56
恩格斯給保·恩斯特的信(論易卜生)(1890年6月5日)	61
列宁: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67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74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81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88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92
列宁:“保留”的英雄們	94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02
列宁:紀念赫尔岑	108
列宁:欧仁·鮑狄埃(为紀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118
列宁給阿·馬·高尔基的信(1919年7月31日)	121
列宁:論无产阶级文化	126

斯大林給杰米杨·別德內依同志的信(1924年7月 15日)	128
--	-----

斯大林致費里克斯·康同志(抄致中央委员会伊万諾沃— 沃茲涅先斯克省分局書記柯洛齐洛夫同志)(1929年7月 9日)	132
---	-----

斯大林給阿·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 ...	135
-------------------------------	-----

斯大林給別泽緬斯基同志的信(1930年3月19日) ...	139
-------------------------------	-----

斯大林致杰米杨·別德內依同志(摘自原信)(1930年 12月12日)	141
---	-----

論 歌 德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論歌德”一书的批判^①

恩 格 斯

格律恩先生^②被他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弄得疲憊不堪，现在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想借此休息一下。为了丰富多采，他决定这一次“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歌德老人。他脫下了七哩靴^③，穿上了拖鞋，披上了睡衣，躺在安乐椅上悠然自得地伸着懶腰：

“我們不是写注释，我們只是看一看近在手边的东西。”（第

①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的第二部分，写于1846年底到1847年初，刊载于1847年11月到12月的“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93到98各期，这里所收的是文章的摘录。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从巴黎写给馬克思的信中曾讲到这篇文章，他說：“我正在改写評論格律恩的‘歌德’这篇文章，要把它縮短到半个印张，最多是一个印张的四分之三，如果你贊成，我就准备刊登在我們的杂志上，这点你要立刻写信告訴我。格律恩的这本书太富于特征了。他把歌德的一切市僧主义頌扬为人的东西，他把歌德这个法兰克福人和官吏轉变为‘真正的人’，可是他对于歌德身上的一切伟大和天才的东西則迴避不談，甚至加以唾弃，所以这本书是下列这点的輝煌的証明：人就是德国小市民。我仅仅指出了这点，但是可以發揮，而把文章的其余部分大大地縮减，因为它们不适合于我們的杂志。你以为怎样？”

②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資阶级政論家，蒲魯东的信徒，“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者。

③ 德国童話中巨人之靴，相传能渡海騰云，瞬息即达。——譯者注

他把房里安排得非常舒适:

“我把玫瑰和茶花放在自己房里,把木犀草和三色堇放在打开的窗口。”(第 III 頁)“先不做任何注释!……但是在这里,桌上放着一部全集,房間里飄蕩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看吧,看我們將前进得多远……只有騙子才会拿出多于自己所有的东西。”(第 IV,V 頁)

……格律恩先生証明歌德有存在的权利。歌德和席勒是“沒有行动的享乐”和“沒有享乐的行动”即維兰特^①和克洛普什托克^②之間的对立的解决。“萊辛^③第一个使人依靠自身”(格律恩先生会不会跟着他玩一下这个把式呢?)。在这个哲学結構中我們立刻就发现了格律恩先生的一切論点的出处。結構的形式,总体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調和对立的方法。“依靠自身的人”,这是把黑格尔的術語应用于費尔巴哈。“沒有行动的享乐”和“沒有享乐的行动”(即对立,格律恩先生使得維兰特和克

① 維兰特,克利斯托夫·馬丁(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浪漫派先驅者之一,著有叙事詩“奥柏伦”和小說“阿加吞”。其創作的特点是表现愉快的尘世生活,富有諷刺意味。

②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浪漫派先驅者之一,为一早熟的詩人,著有史詩“救世主”,歌唱基督一生。其詩充滿爱国精神、宗教情感和对自然的愛。

③ 萊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戏剧家和批評家,德国浪漫派先驅者之一,对于哲学和艺术均有特創的见解。著有剧本“明娜·封·巴尔海牟”和批評著作“拉奥昆”等。

洛普什托克就这个对立演奏了上述的变奏曲),是从莫·赫斯^①的文集中借来的。我們所没有发现的唯一的出处是文学史本身,因为它与上面所引的那些废话毫不相干,所以格律恩先生完全有理由对它置之不理。

因为我們正好談到席勒,所以最恰当还是引用格律恩先生的一句话:“席勒可以成为一切,就是不能成为歌德。”(第311頁)对不起,不是也可以成为格律恩先生嗎?不过我們的作者在这里是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的桂冠据为己有了:

羅馬,你缺乏的,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缺乏的,正好你有;
假使你們两个城联合在一起,对于大地就是太多了。^②

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結構安排好了的。萊辛使之“依靠自身的人”只有在歌德的笔下才能完成进一步的进化。在歌德身上发现“人”的功劳正是應該归于格律恩先生的,但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辯証的人,是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鍋中的 *caput mortuum*[⊖],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 *cousin germain*

①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作家,在40年代中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

② 此詩出自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維希一世(Ludwig I 1786—1868)的詩集。

⊖ 原意是:“骷髅”;轉意是:无用的残渣,經過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下的废物。——編者注

[堂兄弟], 总之, 不是歌德所說的人, 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人”。但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歌德身上除了**人的**內容外沒有別的內容。”(第 XVI 頁) 在第 XXI 頁上我們看到, “歌德把**人**想象和描写成**我們今天所希望实现的那樣**。” 在第 XXII 頁上: “歌德在今天(他的著作也是如此)是**人类的真正法典**。” 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第 XXV 頁) “歌德的詩篇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第 12 頁) “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詩人, 因为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詩人**。”(第 25 頁) 尽管如此, 在第 14 頁上“**我国人民**”即德国人仍然應該把歌德“看成自己本身的变态的本质”。

这里我們看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个說明, 我們完全可以信賴格律恩先生, 相信他对“‘人’这个概念”毫無疑問地是有过极其深刻的“研究”的。歌德把“人”描写成格律恩先生所希望实现的那樣, 同时还描写了变态的德国人民, 因此, “人”不外是“变态的德国人”。这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証实的。正如歌德“不是民族的詩人”而是“人的詩人”一样, 德国人民也“不是民族的”人民而是“人的”人民。因此, 在第 XVI 頁上我們讀到: “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歌德的詩篇……过去和现在都和现实沒有任何共同之处。” “人”也是这样, 德国人也是这样。而在第 4 頁上: “直到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希望替**法国**造福; 而**德国**的作家却面对着全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场合下

却不是用“面”而是用身体上离面相当远并且与面相反的部分“对着”德国的作家)格律恩先生对于歌德希望“从内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例如见第225页),但是这个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场空”。

那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一个说明:“人”就是“变态的”德国人。

我们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认为歌德是“人的诗人”,认为“歌德身上有人的内容”。这种承认将极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我们将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说出了其他弟兄们宁肯闭口不谈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隐秘的思想。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尔巴哈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

关于歌德本人我們当然无法在这里詳談。我們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視的；如在“伊菲姬尼亚”^①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間，他討厭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茲，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②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諷刺詩”^③詩集里的大部分詩篇中和在許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④里他称贊它，特别是在所有談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問題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視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緒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經常进行着天才詩人和法兰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瑪的枢密顧問之間的斗争；

① “伊菲姬尼亚”是歌德所著悲剧之一，作于1787年，描写女主人公伊菲姬尼亚对希腊故土的怀念。

② 葛茲·封·白里兴根 (Berlichingen, Götz von 1480—1562) 是十六世紀的一个騎士，他脫离了自己的階級，因为不得已的事情而参加农民起义，但却不能同意农民运动的革命方法，所以始終显示出是一个局外者。歌德在1773年的一部剧作中选了这个历史人物作主人公。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話中的一个神，因窃取主神宙斯之火拯救人民，被囚禁山中。他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歌德曾写过一首题名为“普罗米修斯”的詩。

浮士德是歌德的詩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渊博的学者，自觉學問无用，便訴諸魔術，被靡非斯特非勒司引誘墮入尘世宴乐生活。

③ “温和的諷刺詩”是歌德的格言詩集。

④ “化装游行”是歌德的剧作之一。

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 [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①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

①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 德国民主主义作家、记者、戏剧批评家。

门采尔，沃尔弗干格(Menzel Wolfgang 1798—1873) 德国文艺批评家，最初是自由主义者，后来思想反动。他曾著文抨击歌德。

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較正确的美感；我們并不是責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②。我們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責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責备他；我們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們在这里不可能結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輩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結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們仅限于純粹叙述事实而已。

我們將看到，就上述哪一方面來說，歌德的著作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是“完美的人性”，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們首先来談談歌德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然后再来談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实际的描述。显然，由于格律恩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很丰富，我們在这两方面都只能引述一些最独特最出色的地方。

歌德作为社会的批判家实际上是在制造奇迹。他“詛咒文明”（第34—36頁），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說文明抹杀了人的一切特点和个性。他在“普罗米修

① 希腊神話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譯者注

②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轉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額外費用。——編者注

斯”里 tout bonnement〔簡明地〕描写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預告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来临”（第 78 頁）。他（在第 229 頁上）是“世界的审判官……文明的米諾斯^①”。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情而已。

在第 253 頁上格律恩先生引証“教义問答讲授”^②：

孩子，想一想，你的礼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能够从你自己那里得来。——

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

爸爸又从哪里得来？——从祖父那里。

可是祖父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是搶来的。

好啊！格律恩先生放开嗓子喊道，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财产就是盗窃〕——这才是真正的蒲魯东！

勒維烈^③可以带着他的行星回家，并且把他的勳章让給格律恩先生了，因为我們在这里看到了比勒維烈的发现，甚至比杰克逊^④的发现和二乙醚蒸气的发现更伟大的东西。誰把蒲魯东使許多安乐的資產者不安的关于盗窃的話和上述歌德的不伤害人的諷刺短詩混为一談，

① 希腊神話中冥府的审判官。——譯者注

② “教义問答讲授”是歌德的詩作之一。

③ 勒維烈，烏尔班·让·約瑟夫(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

④ 杰克逊，查理·托馬斯(Jackson, Charles Thomas 1805—1880)美国地质学家和医生，他最先使用二乙醚作麻醉剂。

誰就應該榮膺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①

“市民將軍”^②惹出的麻煩就更大了。格律恩先生把他从各方面打量了一番，破例地緊鎖雙眉，疑慮地說：“當然……十分無味……革命在這裡並未受到指責”（第150頁）……且住！他終於發現了這裡所談的是什麼問題！是關於一瓶牛奶的問題。因此：“不要忘記……這仍然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財產問題。”（第151頁）

當格律恩先生住的街上有兩個老太婆為了一個咸鰵魚頭而爭吵起來時，請格律恩先生不辭辛勞，從他的“飄蕩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的樓房裡走下來，向她們說，她們所涉及的也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財產問題”。一切善意的人的感謝就是對他的最好的報酬。

歌德寫成了“維特”^③，是建立了一個最偉大的批判的功績。“維特”絕不象那些“從人的觀點”來讀歌德的人至今所想的那樣，是一部平凡的感情傷的爱情小說。

在“維特”裡，“人的內容給自己找到了如此恰當的形式，簡直無法在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裡找到哪怕是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東西。”（第96頁）“維特對綠蒂的愛情，只不過是一種激情的泛神論的悲劇的杠杆和體現……維特是個沒有脊椎骨的、尚未成為主體的人。”（第93、94頁）維特的自殺不是為了戀愛問題，而是“因為他（倒楣的泛神論的意識）無法弄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關

① 拿破侖戰爭中，授予作戰有功的軍官、將軍和元帥的勳章。——譯者注

② “市民將軍”是歌德所著獨幕喜劇。

③ 指歌德所著“少年維特之煩惱”，是一部書信體裁的小說。

系”。(第94頁)“在‘維特’这本书里，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一切腐敗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最深刻的根源，它們的宗教哲学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①以及和它們同时出现的認識上的模糊不清……关于真正人性的純正、清晰的概念(不过首先是脊椎骨，格律恩先生，脊椎骨!)②，也就是那种鄙俗气，即那种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周身被蠹蝕了的秩序的死亡。”

这就是在“維特”里用艺术手法揭露“社会的腐敗现象”的范例。維特写道：

“奇聞异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虛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聞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橫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間的鴻沟所发出的这种絕望的哀号，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碼的經驗而发出的悲叹，格律恩先生在第84頁上硬把它們說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銳而深刻的批判。格律恩先生甚至硬說，上述引文里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无限痛苦，这种想把一切顛倒过来，以便使它們(哪怕是一次也好)改头換面(!)的病态要求，归根到底給自己敷設了法国革命的軌道”。革命在前

①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歌德“瑞士来信”第一部分。这本著作是歌德在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以后以书信(这些信是假設在这本小說的主人公的书信中发现的)的片断形式写成的。——編者注

面被看做馬基雅弗利^①主义的实现，而在这里却仅仅变成了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实现。在革命的广场上树起的断头台原来不过是維特的手枪的可怜的摹制品。

此后我們就用不着惊奇：歌德在“斯苔拉”^②中，如第108頁上所說的那樣，也研究了“社会的材料”，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只描繪了“极其可怜的情况”（第107頁）。“眞正的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簡直賽过我們的主耶穌。只要那里有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虽然决不是因它而聚集起来的），它就出现在那里，并且硬說那里有“社会的材料”。就象它的信徒格律恩先生一样，它同“那种庸俗而又自滿的、什么都要过問却什么也不懂得的、无孔不入的人”（第47頁）是相似得頗为惊人的。

我們的讀者也許还记得威廉·麦斯特^③給他姐夫写的一封信（“修业时代”的最后一卷），他在信中說了些关于生长在富貴人家的优越性等十分庸俗的話之后，承认貴族对小市民的优势地位，确认小市民及其他一切非貴族階級的不平权的地位在最近期間是不应改变的。只有个别的人在一定情况下才有可能上升到貴族的水平。关

① 馬基雅弗利，尼可乐（Ma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家和著作家，曾任佛罗伦薩行政委員，屢奉使国外，主张所謂合理的国家論。

② “斯苔拉”是歌德的剧作之一，作于1774年。

③ 威廉·麦斯特是歌德的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他少年离家，加入剧团，經過許多风波和失望，养成自己的性格，成为能干的人物。小說共分两部，第一部名“修业时代”，第二部名“漫游年代”。